



漁民之子

拉齐斯著

漁民之子

拉 齐 斯 著
岳 麟 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Вилис Лацис
СЫН РЫБАКА

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本六卷集第二卷译出。
插图据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 1954 年英文版本复制，系瓦
尔德曼尼斯所作。

漁民之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161 字数 389,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17 $\frac{3}{8}$ 插页 13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 (3) 1.70 元

作者的話

“漁民之子”作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作者能为拉脫維亞广大讀者所熟知，大概是因为发表了这部长篇小說的緣故。曾經有許多人以为（而目前也有一些人以为），这是我的处女作，虽然我在这部小說发表前两年，就已經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那个时候我住在利努席——座落在西德維納河河口的一个不大的漁村，在里加港口当碼頭工人。“漁民之子”发表后，在許多漁村里都发现了这部作品中的活生生的人物。几乎每个漁村里都有自己的奥斯卡尔和自己的阿尼塔；杰奥陀尔牧师有六个之多，而某个大魚商認為漁民的剝削者格罗扎就是自己的肖像，甚至企图控告我。由此可見，长篇小說里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事件和漁民的命运本身，对苏維埃政权以前的拉脫維亞來說，是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的。

在我們的时代，当拉脫維亞人民在亲如手足的苏維埃各族人民的大家庭里建設着自己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漁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奥斯卡尔·克里亚伐和一切正直的人們从前所梦想过的东西都已經变为现实。在拉脫維亞沿岸一带，現在已經找不到象格罗扎那样的剝削者，也找不到象皮捷里斯那样的政客，而杰奥陀尔牧师之流那种坏分子在漁村里已經不能生存了。如今这里建造了并且正在建造着許多腌魚厂和罐頭厂；捕魚船队日益增多，漁民的物質福利日益提高，正如年輕

的苏維埃共和国的一切居民一样。我想，我也能写出一部描写这个幸福的时代的到来和新的苏維埃人的誕生的作品。

在“漁民之子”里可以找到許多缺点，找到許多不成熟的和不完善的东西，最后，在这部作品里有許多东西沒有講完。可是俄罗斯讀者（作者希望）是不会忽視这种情况的，就是这部作品是在資產階級反动統治下写成的，在那种統治下，各种进步的思想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那时候必須小声地說話。如果作者現在打算把这部长篇小說重写，他就会写出来一部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因为現在他可以放开喉嚨說話了，他获得了在世界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創作自由，只有苏維埃作家才享有的那种創作自由。这样的作品也一定会写出来的。所以作者在“漁民之子”里差不多沒有修改什么，讓这部小說仍旧保存着原来的样子。

維里斯·拉齐斯

1946年9月28日于里加。

目 次

作者的話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冬天.....	3
第 二 章	春天.....	28
第 三 章	丰产.....	40
第 四 章	风平浪静的酷热日子.....	66
第 五 章	节日.....	78
第 六 章	阴霾密集.....	94
第 七 章	忏悔了的罪孽深重的人们之家.....	122
第 八 章	美国人.....	157
第 九 章	在工作中.....	180
第 十 章	最后一场雷雨.....	204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一个随身携带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的人...	229
第 二 章	弗烈德准备停当.....	262
第 三 章	一艘优良的船“季塔尼亚”号.....	280
第 四 章	不同的遭遇.....	303

第五章	风暴	331
第六章	孤单的日子	349
第七章	库尔节美	372
第八章	“弗烈奇别墅”	412
第九章	美国人的最后一次胜利	448
第十章	信与人	467
第十一章	归来	508
注释		546
译后记		548

第一部



第一章 冬 天

—

漁村切舒依座落在里加灣維德节美沿岸，靠近小河扎尔烏彼，憑借一排砂丘挡住强劲的海风。一条窄狭的、路岔很多的道路蜿蜒在二十四所宅子之間把它們分隔开来，那些房頂的蘆葦或瓦片都长滿了蘚苔，其中只有一所房子以鮮紅的鉄屋頂夸耀着。这是一所一层半的，带有走廊和露台的房子；一块浅蓝色的招牌裝飾着班盖尔——村里一个最有錢的人——所開設的杂货店的門口，招牌上拙劣地画着块糖和切开的大型圓面包。这里可以买到焦油、結网的棉綫、軟木、肥皂、糖果、烟草和某些食品。男人們在这里經常可以得到潤喉的东西*，而妇女們在这里可以談个痛快。班盖尔的杂货店是漁村的心脏：一切新的消息和謠言都往这兒汇合，然后以惊人的速度从这兒传布到每个宅子。

老杜尼斯的房子孤另另地立在村边，比起所有房子来，他的房子离海最远，这所房子和这里別的房子一样——也是那么矮矮的；压凹的蘆葦屋頂、几扇小窗；朝北一边，靠房屋建造了一个有頂盖的牲口棚，稍远是儲藏漁具的仓屋、浴室和熏魚房。

比起所有房子来，漁民克里亚伐的房子离砂丘最近，这所房

子也象杜尼斯的房子一样破旧。那个宽敞的大院子在靠道路的一边围起了一道用柳条编成的篱笆，房屋后面延伸着一条水很浅的河口湾。三十年前这里原是一条小海湾，现在那排砂丘把它和海隔开了。只在秋天，西风把大量海水赶入河口湾，河口湾这才重又跟海汇合。沿河口湾长着几丛丁香树和几株细小的白桦树，可是在切舒依却看不见一株果树。

在靠北的一座小山上有一所没有任何边房的小屋，从那兒眺望，全村的景色尽收眼底。有个时候，在这間小屋里居住过寡妇扎里特和她的女兒舜塔……

在这个靜謐的偏僻地方，世代居住着身强力壮的、經過鍛煉的漁民。几年前这里发生了几件事，安穩的平凡生活遭到了破坏，这些事件的流言远远地传到了村外。

二

在主显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奥斯卡尔·克里亚伐套上馬，送弟弟劳勃脱——經濟系大学生，到邻近的小市鎮去。从那兒到里加已經行駛公共汽車。跟他們同去的还有杂货店老板的女兒阿尼塔；她也該回到首都去了，她在那兒中学里念最后的一年。一路上奥斯卡尔默默地倾听着兄弟和阿尼塔·班盖尔热烈的談話。他們都兴高彩烈地期待着城市里的各种娱乐——新戏啦、繪画展覽会啦、很久以前就見到了广告的亨利·馬尔托*的音乐会啦。經過两星期的休假后，这对青年热切地渴望投入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的激流。

奥斯卡尔不喜欢城市。由于生活上极大的差別，城市很快就使他感到厌倦。喧嚣、交通拥挤、各种事件、形形色色的娱乐

和人的各种痛苦使他受不了。甚至他到城市里去干事情，也不能在那兒逗留两三天以上。他心里煩乱起来，于是急忙回到靜謐的砂丘的王国去了，那里，人們整天聞着海的咸味，在拍岸的波涛催人入眠的嘩嘩声中入睡。这里沒有一样东西使他难受，他精神飽滿地干起自己每日的工作来——投网，修补魚网，在熏魚房里帮助父亲和妹子。

奥斯卡尔有二十五岁了。虽然比起别的青年来，他的性情显得文靜而又不爱說話，可是他常常高高地昂起头，对任何人都不肯低头。奥斯卡尔在村子里行走的时候，他那双发紅的大手常常貼着身子沉重地往下垂着，仿佛它們由于本身的重量而累乏了。即使他是在一群漁民中間，憑他那魁梧的身材，老远就可以認出他。他肩膀寬闊，臉孔因太阳晒和海风吹而变黑，身上那套染滿焦油的衣服粘滿了魚鱗片，脚上穿一双高統靴，靴統向外翻折，活象童話里的巨人。

奥斯卡尔在小市鎮上沒有耽擱多久。他只幫兄弟和阿尼塔把行李送到公共汽車，就告別了。他把手伸給阿尼塔，朝她的眼睛望了一下，胀紅了臉，并突然感到一陣心疼。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头一次发生的愛慕的感情，可是这种感情可能也意味着痛苦、悲伤或忧虑。它有許多名称，只是那个概括了这一切感情的唯一的真正的名称，奥斯卡尔还不知道。……所以他看了阿尼塔一眼，就胀紅了臉，轉身走了。

他在小市鎮靜悄悄的街上赶着馬車，沒有回头看过一次，一路上尽想着这个姑娘。她将消失在大城市的石头房子里好几个月。勞勞脫真幸福呵！……回想着兄弟和阿尼塔怎样并排坐在旧雪橇上的时候，奥斯卡尔突然感到一陣奇怪的不安。他們到处——在公共汽車里、在戏院里、在街上和大学生的小房間里——

都会在一起。在他眼前又出现了这幕情景：兄弟那张笑咪咪的脸挨近了姑娘冻得通红的脸颊……奥斯卡尔拉了一下缰绳，马就用小快步跑起来。不多久，切舒依村的屋顶出现了。奥斯卡尔觉得这个村子是死的。街上看不见一个人影，甚至没有一条狗吠叫起来。那些破旧的房子，框子已有一半腐烂了的小窗都没精打彩地、悲伤地望着他。雕萎的小树林、一座座小砂山和冰冻的河口湾——这些景色不知为什么使奥斯卡尔着慌了，仿佛周围都是牢狱的墙。只有在院子里看见妹子丽箕雅后，奥斯卡尔这才稍微清醒过来。他一边卸下马，一边看着妹子提水。他望着她那柔软的身条，觉得很有趣，好象她的身子并不觉得那两只装满水的水桶很重。她步子轻快地走着，灵活地不让从水桶边上泼出来的水打湿她那双新皮鞋和那件蓝色的连衣裙。丽箕雅朝哥哥的眼睛瞥了一下，微微一笑，一句话也没说，打他身边走过去了。挂在奥斯卡尔脸上的微笑慢慢地消失了。他卸下马，把马牵到了马厩里，就往海边走去。

一小群穿着手工编织的毛线衫的男人聚集在一只底倒翻着的大帆船旁。他们两手交叉在胸口或臂肘支在船上站着，一边抽着积满了烟油的、咬坏了的烟斗。他们的脸都是棕黄色的，老头儿们的脸都镶着一部浓密的大鬍子，青年们的脸颊都长满了鬍髥。这些渔民们都在观察海、风和云，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不时吐出褐色的唾沫。他们的行动是慢条斯理的，他们的谈吐也是慢条斯理和深思熟虑的，——每句话都说得好像很费力似的。老克里亚伐站在渔民们中间。体格匀称仍然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他早已头发斑白，象一棵盛开着花的苹果树。克里亚伐把烟斗塞满了烟草，他不是望着皮烟袋，而是向远处、向大海眺望着。同时他轻轻地摇着头，仿佛闻着从那里飘来的气息。

“在西南岸边出现了低嘴白鱼，”他喃喃地说，眼睛没有离开海。“该把帆船推入海里去张设网啦。如果冰继续融化，将会获得丰产。”

这当儿走到身边来的奥斯卡尔听见了父亲的话。

“值得吗？”他低声地说。

“你以为鱼会自动送上来吗？”克里亚伐半打趣半生气地回答说。“别抱这样的希望啦。你还是去把新的低嘴白鱼网拿来，至少拿八张。再少可不行。”

“错是不错……”奥斯卡尔怀疑地说。“可是你瞧瞧北面的天色。必须等到天气转寒和风向转变。”

“你怕冻坏指头吗？”老克里亚伐含讽带讥地说。

奥斯卡尔耸了耸肩膀，不答理。

“唔，那末你去准备锚和浮标吧，”父亲说。“晚上我们把帆船推到海里去。”

“随你的便，”儿子回答说。“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奥斯卡尔走开了，走到一只大渔船跟前，开始检查起来。有个地方的舱底铺板松散了，他把它们钉牢。浮标和撑杆都盖上了雪，并被沙土掩没了，绳索的头都纠缠在一起。奥斯卡尔把一切东西都整理了一下，过后回家去了。他整理着鱼网，结上断落的浮子，修补好几只当铅坠用的装石块の口袋，一直忙到晚上很迟的时候。

父亲仍在跟渔夫们闲扯，因为他被认为是乡长的助手，所以常常很愿意把新消息告诉大家。丽箕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在周围散布了一股香水和香粉的味儿。

“你最好到厨房里去整理鱼网，”她突然对哥哥厉声说。“弄得满屋子都是垃圾。”

当母亲从牲口棚里回来的时候，她每步都被絆跌，——不是被奥斯卡的板櫬絆跌，就是被結网的針絆跌，或是被网綫絆跌。

“好象在厨房里不能干这个活，”她嘀咕說。“你在这里干活，別人就得从屋子里逃出去。”

奥斯卡不理母女俩的責备。在晚上很迟的时候，他做好了出海的一切准备，就到牲口棚隔壁自己的小房間里去了，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他渾身感到輕微的疲乏，可是睡不着。奥斯卡头脑里拥塞着許多念头，把两手垫在脑后，睁开眼睛躺着。

“再过一年，最多两年，”他輕輕地說，“等到劳勃脫大学毕业了，我也可以考慮自己的問題了。”

一陣陣低沉的說話声从院子里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这是一个姑娘压低着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低語声。

“丽箕雅和艾德加尔·班盖尔……阿尼塔哥哥，”奥斯卡心里想，“阿尼塔現在在里加……她在做什么呢？大概在戏院里看戏……嗯，劳勃脫当然跟她在一起。唉！……”

他輾轉反側，竭力不思想什么，可是仍旧睡不着。四周漆黑一片，而在这片黑暗中有一双眼睛——阿尼塔的眼睛。这双眼睛含有深切的悲痛的眼神望着他，此刻充滿他心头的正是这种悲痛。

墙外，被树林单調的簌簌声和汹涌的海浪的嘩嘩声压倒的輕輕的笑声，很久还听得到。

三

漁船解纜离岸的时候，东方已經現出朝霞。无边际的海面上微波蕩漾。冬天暖和的风吹得漁民們裸露着的脖子痒酥酥

的。由于紧张的工作，他們的脸上都挂着汗珠，可是他們不停地向前划着。

遙远的砂丘后面的森林带和格尼魯希村的建筑物已經清楚地显现出来。海上靜悄悄的。从岸上传来了一陣陣狗吠声、公鷄啼叫声和馬兒嘶鳴声。不久又听见了人的声音，連个别的話語也听得清楚。东岸声音很多。

奥斯卡尔焦灼地傾听着这些可疑的很响的声音：它們預报风向的轉變。

“馬上就要刮晨风，并要开始上冻，”他的話說得很輕，差不多是在心底里說的。

其余的人都瞧瞧四周，好象希望他的話立刻得到証实。

“大概还要过几天，”艾德加尔·班盖尔說，他坐在奥斯卡尔旁边划着桨。

他們默默地繼續划着，直到太阳出来，船駛到了格尼魯希村对面才停止。于是他們开始投下定置*低嘴白魚网，——一张接一张，一排接一排。浮标和黑色的小旗在水面上輕微地搖动。太阳在砂丘和森林的頂上升得越高，空气就变得越冷。海上掠过一陣輕微的、象是痙攣的顫动，水面上激起波紋，許多影子的黑点在水面上乱窜起来。只有岸边浅水处海水十分平靜，因为风是从陆地上吹来的。奥斯卡尔变得更忧郁，可是再不說什么話，因为船上有着比他年紀大的漁夫。他們默默地靠攏了岸，把船拖出水，就走散了。

“你有什么苦恼？”路上艾德加尔問奥斯卡尔。“看你的神色，好象牙齿痛得很厉害。”

“要是我們比別人聪明，就應該馬上回到海上去，把网起起来，”奥斯卡尔回答說。“天气就要轉冷和刮风，那时候就不能接

近它們。”

艾德加尔聳了聳肩膀，

“不，這不行……我們會叫人笑話……”

艾德加尔老远就不時望着克里亞伐的房子。他們走到大門口，麗箕雅恰好兩手提着水桶，走進院子裏來。她對兩個年輕人瞧也不瞧一眼，可是當艾德加尔揭起帽子的時候，麗箕雅脹紅了臉，點了一下頭。艾德加尔走到她跟前去了。

四

夜里风向轉變了，吹起东北風來。彻骨的严寒在窗玻璃上繪滿了花紋。早上雪在腳底下嘎吱嘎吱地响。砂丘上沒有被雪遮掩的砂土冻得石头一般硬。

奧斯卡尔很早就起來，往岸边走去，路上他沒有碰到一個人。刺骨的寒風扯开了他的短外衣的前襟，刺痛了他的耳朵和指頭。循着海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尽可能远地望去，海盖着一层厚厚的冰，一股股沙土和灰样的細雪在冰面上沙沙地掠过，往远处飛揚而去。

奧斯卡尔把短外衣裹得紧些，挪着沉重而疲乏的步子走回去了。他在院子裏跟父亲撞了个满怀。他們都站住了，彼此默默地、意味深長地瞧了一眼。老克里亞伐低下了眼睛，只是咳嗽，可是兒子頭也不回，走進屋子裏去了。

風刮个不停，严寒也沒有減退。整个海湾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切舒依人因此再也看不見自己的魚网。

老克里亞伐好几天愁眉不展，不跟奧斯卡尔談句話，仿佛丢失魚网是兒子的过失。有时別的漁民們也輕蔑地特別用劲啐唾